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後漢

孝桓皇帝

延熹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

英妻密與二兄基基字憲公字李公並為長吏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

茲于郾城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

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業專精

經學積十餘年梁冀既誅大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戒燮曰吾家

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毋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後

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燮後為議郎權河南尹卒於位

單超卒劉友益書法超官者書卒病漢也故削其官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槨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

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章懷註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

辜較集覽辜罪較與權通專也言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左愴兄為河東太守

日棄官西歸唐衛兄孫高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趙岐字邠京北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

避難故改名字孫高字賓石北海安邱人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眾復與燒何大

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積石山注見前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是年冬羌圍允街縣又破之允街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允音貽

夏五月漢中山崩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其黨叔孫無忌攻殺尉侯章遣中郎將宗

資字叔都南陽人討之未暇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

夏四月以劉矩字叔方沛人為太尉黃瓚代矩為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

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恩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震岱山即泰山及博後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尤來山即徂徠山在泰山安府東南裂

秋七月減百官俸資待從人求物也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字榮祖東平人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事也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氏不見吏

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先是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寇三輔至是復寇并涼段

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閼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

輸作左校後西州吏民守關為煩訟冤會羌益熾乃復以熲為校尉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

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詔以皇甫規為中郎將監關西兵

擊羌破之明年春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

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萬餘口皆詣規降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

駐五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時長沙零陵南永州府治湖起攻桂陽湖南郴州是等郡遣御史

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府賊遂焚燒長沙冠益陽縣今屬湖南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

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棄城走王簿胡與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逃遁之人乎肅殺夷而走微肅棄市復與門閭拜家一

人為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

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字世叔汝南人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

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于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監軍使者

張敞承宦官意奏緄將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尚書令黃儻議以為無罪明年長沙賊復起攻桂陽太守陳奉破降之緄遂坐免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皇甫規持節還督鄉里既無私慙而多所舉奏又忌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

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聖書請讓規上疏自訟畧曰臣前奏李翁等五臣支黨半國交攝豪門競流謗端云

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奴以官臣私報諸羌謝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

姬鎮鳥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

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

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南汝州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

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

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字仲饗舒為司空劉寵免景代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

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于是條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徵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

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高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

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

和熹太后以女王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困窮天下宜皆罷

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穆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擢立節忠清追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論為文忠先生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長甲七年春二月邾鄉 章懷太子即周承休侯黃瓊卒 忠 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十人初瓊教授于家徐穉

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醪長哭而去 穉常于家豫災一雞以絮漬酒中暴乾以裹

白茅為藉以雞置前 穉 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于是選能言者茅容 字季偉 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

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 穉 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于是選能言者茅容 字季偉 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

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郭泰曰穉子為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

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

談論初遊洛陽符融 字偉明陳留浚儀人 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

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繼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敬拜斯言以為師表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以名成者甚眾

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林眾皆夷踞容獨危坐

度尚焚營雖以
術御士出于無
可如何策較項
羽君追沈船頗
為勝之

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郭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吾友也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字叔達荷轂墮地不顧而去見問之曰轂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仇香字季智至行純熙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諸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矣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矣中郎泰就房謂之嗟歎起拜林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給灑掃泰許而善之自餘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獎進並以成名

三月隕石于鄴

漢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荊州刺史度尚度以官為氏尚字博平山陽湖陵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先是陳奉破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

等逃入深山至是合艾縣賊復叛尚募諸蠻夷進擊之破其三廝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中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

還營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

感憤踴尚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

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二月

時公卿貴戚車騎數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字子升桂陽人言天子無外

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

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太微宮五星帝坐後聚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

斷求欲之路于是乃止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官之若縣本楚邑漢置縣唐曰真源故祠老子太康地記若縣有頓鄉祠老子所生地也頓一作騰

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取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第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果贖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于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官官本任給使省闕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第參貪殘兇惡自取禍滅覽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中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縵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伯祖中輸作左校 宛陵宛當作宛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羊元群罷北海郡賊汚狼籍郡舍溷軒

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第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

繩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猶強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字季陵人為議郎 秉為人清白寡欲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既沒所舉賢良

劉瑜上書言中官不得裂土傳爵嬖女兄食傷生州郡賄賂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賈首級以要賞

陛下又好微行近習暴縱惟遠斥邪佞政和災弭矣拜為議郎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 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復反攻零陵

太守陳球拒之據史白球還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

餘日不能下尚時徵還京師詔以為中郎將討擊斬之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又破之賊復還荊州至靈帝

平會稽 烏程人

陳球力守危城 卓然可觀至沙 大木為弓羽牙 為矢乃傳會稽 唐書云矢非鐵

車擗石之叱古稱五石百步舉以勁利為用徒取龐然長大即巧於引發不知何以用之文士譏言真不思之甚者

閏月段熲擊西羌破之春正月當前諸種復反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封熲都鄉侯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學學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于是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大行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九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采女田聖有寵帝即立以為后時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融之元孫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

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在位多辟名士清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

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

官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廢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字文詡弘農華陰人為尚書令寬由東海相徵拜尚書令未幾出為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

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

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初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

也眾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

後漢桓帝皇帝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夏四月河水清齊東郡濟北平原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以文廟毛為之也織為壇飾高金鈿器以金飾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字幼平弘農人太原太守劉璿字文理高唐人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字周輔潁川陽城人部黨二百餘人下獄

遂策免太尉蕃初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諡曰天下

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伯武植之字仲進福之子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規前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字公孝南陽人為功曹皆使之褒善糾違悉心聽政為諡曰

汝南太守范滂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賞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彪嘗為新息長小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百數曰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譚樂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

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貴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敢畏其貶議宛有富貴張汎帝美人之外親善雖鍾玩恃勢縱橫

旺勸璿收捕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是侯

覽使汎妻上書訟冤臣官因緣譖訴璿瓚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字元節山陽人

陽高為督郵官監侯覽家在防東後漢縣故城在今殘暴百姓大起望家儉舉奏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

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

屬無少長悉率棄市于是宦官訐亮帝又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字叔盛共諫請四人罪

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

漸積外難方深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斃乃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

漸積外難方深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斃乃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

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輒以詔譴襄楷氏楷字公矩平原陽陰人上疏曰劉瓚成瑨志除奸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

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

非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為一言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之祠黃老清虛好生惡殺省慾

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陳濟正誤曰沙門受道法者曰中一食樹下宿慎莫再宿矣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也不欲久生恩愛今陛下女豔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時帝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

及之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冠論刑瑁瓚竟死獄中岑昞逃竄獲免昞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

及後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後賈終于江夏山中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為司隸收捕逢宥竟案殺之成素以

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殺成第子牢脩上書生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將十世宥

也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

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請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開門掃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李陵清高士公卿

多舉之者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

密舉之使密府賞刑得中令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遁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遁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

獄獄吏白滂舉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

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

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時徵張奐為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

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為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

薦善糾惡在朝官為舉職若綰紳居卿定當以劉勝為正否則大者橫議小者武斷且事高可言其寒蟬之謂擬不於倫其時清流惡習害人之禍至死不惜也

為三部平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紅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京師及上黨

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

陽說竇武霍諤字叔智魏郡人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牢脩造謠讒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連及數百人

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下稷卨通契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

下留神澄省時謂也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謂亦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

就獄說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

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慙

然為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

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侯謂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

通還初詔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無上詔書迫切州郡既答據吏從事坐傳舍責曰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

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士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慚即舉奏弼會黨禁

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實武所薦會稽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

聽遂不食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黃龍語遂流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傳堅

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時政化哀缺郡國多言瑞應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皆黃龍類也

大水渤海溢

冬十二月帝崩年三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其稀惟米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

宮尚在則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

在今直隸保定府祁州

侯宏

肅宗子河間孝王開之曾孫

詣京師

竇武名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

宗室之賢者儵稱宏武白太后以儵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

建元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尉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

不朝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是為孝靈帝

二月葬宣陵

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桓帝初誅梁冀奮怒威天下猶企其息肩而五邪嗣虐流行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垂亦不可得已

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愼園章懷注在瀛州樂壽縣樂壽貴人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京師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漢縣今屬侯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

說武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

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未嘗轉盼融敬之

封陳蕃為高陽鄉疑即高陽城注見前侯不受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于南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

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于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字伯元河南人劉瑜等列於

朝廷共參政事于是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嬀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

相朋結諸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勛卒辭上賞所見相去其遠然蕃因武雖考鄭瑁雖有此曹子何復考為

之語終乃以武
坐失事機並嬰
禍敗不得辭其
斷之議矣

節甫罪久累于
天下武猶豫不
速謀必俟鄭蠟
辭連方自出宿
使人納奏傳云
不密遂成無甚
於此者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此斥罷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
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
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允音由與

豫不定也未忍音由與番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蠟等與趙夫人卿趙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

宮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劉瑜惡之上書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勸武番

速斷大計于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周有山師之官冰代之收鄭蠟送北寺獄番曰此曹子

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數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續曰奏九月武出宿歸府

典中書者先以告朱瑯瑤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

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音龔姓也商侯之諸曹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御前殿拔劍踴躍趙

燒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蠟

使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及盡力者封侯重賞

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邪

甫使劍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負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

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宮于是武軍稍

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還皇太后于

南宮徙武家屬于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其收之肅自載

不逃刑遂被誅巴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樊番屍居其子逸事覺繫獄

字恭祖渤海高城人曹節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據胡

賜顧敏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賜許以為己張奐還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
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朱震字伯厚陳留人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

配二年春三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如桓帝尊居貴人禮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雷雨雷詔公卿言事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

被明春妖賁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

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

數日得出郎中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臺臺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并太傅為四公惟劉寵斷

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虞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

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獄光祿勳楊賜字伯獻震之子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

推移陰陽為其變慶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

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六月以劉冀字重宣長沙人為司空買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新豐注見侯初熲既定西羌事在桓帝延熹八年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永康元年春先零寇

被禍掠雲陽是夏寇三輔攻沒兩營殺禍漢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殺丁外反胡音謂雲陽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郿州高化縣

遣司馬董卓擊破先零與當封以不辜宦官不桓帝詔以問熲熲上疏具對略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累拜卓為郎中董卓字仲穎潯陽人不桓帝詔以問熲熲上疏具對略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無險折久敵并涼累侵三輔是為羈縻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
冬二夏足以破定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

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為害今不暫桓帝悉聽如所上類於是將兵萬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城故

疲民則永安無期臣庶竭勞伏待節度時虜兵威類眾皆恐類令軍士張鐵利刀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努

力共功名因大破之于逢義山今平涼府固原州有須虜眾奔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下詔褒美以類為破

呼馳騎突擊大破之于逢義山今平涼府固原州有須虜眾奔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下詔褒美以類為破

美將軍事在建寧二年二月類乘勝晨夜兼行連破之其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與上言東美雖破餘種

詔書下類類復生言張與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言納種言臣謀得行與計不用遂懷清報飾詞辭

意其美一氣所生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今適期年而餘寇殘虐將向殄至是詔遣諸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美類以美雖

減願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事在建寧元年七月

暫降而縣官無虞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乃進營去美所屯四五十里遣司馬田宴夏育先

將兵進擊美眾潰東奔類遣千人于西縣前見結木為柵遮之分遣宴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

去虜一里許又遷司馬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窮山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于是東美悉平更封類為新豐縣侯尋徵為侍中

邊十餘年未曾一日暮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向有功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冬十月復治鈎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與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為之

稱號上曰三君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次曰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趙典朱寓為

朱寓沛人次曰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劉表劉琨蔡行羊涉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宗慈字

餘俱見前次曰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劉表劉琨蔡行羊涉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宗慈字

春秋末始獨從羊涉字次曰八及張儉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陳翔字子麟汝南郡陵人孔昱字元世魯國

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翟次曰八及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陳翔字子麟汝南郡陵人孔昱字元世魯國

趙字及郡縣范書關餘見前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泰周蕃向王章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秦周字方古之八元八愷張實用事舉拔膺等及陳實被誅

膺等復廢宦官疾惡之而侯覽怨張儉尤甚儉破覽家宅事具前儉鄉人朱並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

三君俊顧及尉更相標榜卒罹鈎黨之禍可為虛聲阿附烟鑒

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費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

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

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

並被禁錮時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

後漢許州鄆城縣在今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

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

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

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

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

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

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跡類後漢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致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比人名士明廷宜執之乎欽起撫篤曰遵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

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連引收保編天下儉與魯

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之過復問其母曰十六陸之事長倭其幸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保納舍藏者與也

褒曰彼來求我非我之過復問其母曰十六陸之事長倭其幸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保納舍藏者與也

黨禁解儉亡還餉里夏蘭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保納舍藏者與也

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庸親哭煙炭容貌毀瘠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顧弟靜載縶帛追餉之顧不受曰弟

奈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

讓以寔故多所全背袁閹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老母不宜遠適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哺餉飲食

母思閹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初范滂案非許朝政自公卿

張儉亡命跡類
卒陸拔額之責
儉與貫彪之拒
賈所見願正夫
平時既以名士
自處罪不逃刑
之義尚不能守
其名又何足稱
卒致望門投止
連累無辜不亦
鄙哉
中屠蟠未入仕
本可以囊括自

後漢書卷之五

等果惟黨錮之罪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氏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党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生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庚子晦日食

庚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食

四年春正月帝冠絛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辛酉朔日食大疫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

之供養資奉有加于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注喜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注見司徒掾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

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練達故事明解朝

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字胡廣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嚴常遜言恭色以取媚于時無忠直之風天

下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詔后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夏六月大水

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為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園于清流虛聲率以拘牽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誅之運會使然也

廟寢樓碑園陵藏魄漢制上陵亦禮緣義起俗儒猶有執古不墓祭之說者豈言自是平允